



# 追思遠淑姪女

謝芬德

我的族侄女遠淑是位非常勤勞節儉樸實無華的人，性格剛強直爽，豁達樂觀，並且還是個封建社會的叛逆者。她很年輕的時候，曾被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嫁到農村趙家。可是，沒過幾天，她毅然跑回王城鎮開飯館的父母身邊，決定永遠不再踏進老婆婆的門。父母對她沒奈何，只好由著她。

遠淑侄女在家並沒老老實實幫父母做生意。而是跑到本鎮「謝氏宗祠」辦的「競智小學」專心讀書，並且立志奮發圖強，自力更生，一輩子決不再嫁人。她說到做到，後來果然實現了獨身主義的願望。

小學畢業時，正值抗日戰爭時期，遠淑侄女聽說政府在鄂北鄖陽創辦了聯合中學，吃住不要錢，而且學雜也全免，她高興極了！於是，結伴前往。雖說路途遙遠，跋山涉水，艱難險阻，但她不怕，吃盡了辛苦，終於到達目的地，成了一名合格的中學生。她高興得如魚兒得水，鳥兒展翅。

後來，學校改組，實行男女分校，遠淑侄女又成了「省八女中」的學生。不久，我也僥倖考取了該校，和遠淑侄女成了親密的窗友，太高興了！她樂觀好學，積極向上，能說會唱，熱心又熱情，肯幫助人，和師生們團結友愛，群眾關係頗好，是個活躍份子，同學們都把她當個大姐。

遠淑侄女中學畢業後，回到王城鎮，在她母校教書，此時，學校已由私校改爲公辦，在她母校教書，校名也換了。從此，侄女自食其力，非常自信。

一九四二年，我就讀於襄陽省立第五師範，有一次，日本鬼子侵犯襄陽，校方被迫，暫時停課，師生們各回各家。那時正好我堂兄（少浦）在王城小學任校長，外甥（趙遐齡）係教務主任，他們讓賦閑在家的我去代課，於是，我和遠淑侄女居然成了同事。當時，謝家三代有五人在該校教書，我們既親切又熱鬧，成天和天真活潑的孩子們在一起歡聚一堂，非常快樂。

我和愛倫孫女住在離校門不遠一間宿舍，較寬敞，遠淑侄女獨自住在教室後面一間小屋，屋內有個神壇。上面赫然有三位泥塑菩薩，中間坐著的是姓謝的修字輩，人稱呼六爺，兩邊站著的係六爺的僕人。想必此爺生前官居顯要，是位功臣，故後人塑像以資紀念緬懷。雖然泥塑五顏六色，但看上去畢竟有些陰森森，遠淑侄女一年四季住此小屋，我問她夜裡睡覺怕不怕？回答：怕什麼？我佩服她的膽量不小。我代課的時間不久，又和侄女分別了，因日本強盜已被趕跑，「省五師」的師生們很快返校，恢復了正常生活。

一九四五年，我師範畢業後，在家鄉金鎮中心小學執教年餘，校長姓謝（睦修），是位爺，分文工資未給我，（說我不等此錢用），又因我嚮往大城市，便於一九四七年春天離開了故鄉，在上海二舅家找到工作，當了名公務員，和表弟、表妹生活在一起，愉快美好。不料，當年秋季，林彪四野的部隊到了襄陽，我和家鄉的親人

們失去了聯繫，思想有了顧慮。

遠淑侄女永遠是個樂天派，活躍積極，很會宣傳，組織能力又強，當年，她帶領了親友們的好幾個女孩子參了軍，自己改名謝萍。

這是我後來聽人傳說的，並不奇怪！也不出我的猜想和估計，因她有抱負，有理想，緊跟形勢，不被潮流淘汰，是個有用的人才。

當兵的侄女也不知何方？姑侄互不知地址，故音訊杳無，彼此只有牽掛和思念再思念。

若干年後，我又聽人說，遠淑侄女從部隊轉業到地方，她沒回土生土長的故鄉，而是選擇到鍾祥紮了根，當了一名靈魂工程師——小學教員，幹她的老本行，忠誠於祖國的教育事業。落戶後，她將一個侄女的戶口從王城鎮遷到她身邊當自己的女兒，撫育她成長，培養到立業，成家生子。侄女離休後，上老年大學，鍛鍊身體，養花弄草，生活安排得很好。

大概是一九七六年，有一天，她突然來到南京我的家，事先姑侄未聯繫，真給了我一個

特大的驚喜，忙問她從何而來？乘的什麼車？

她一五一十告訴我，從孝陵？乘公共汽車來。她侄兒夫婦在「南理工大」任職，她來幫他們帶寶。這下可好，離別幾十年的姑侄相會於南京，真是「他鄉遇故知」，乃一大幸事也！從此後，只要逢節假日，侄女的侄媳（我的族孫媳）帶孩子，她便來我處歡聚。姑侄二人逛公園，講故事，談今憶昔，講不完的家常話，敘不盡的離別情。晚上，孩子們都在家，更熱鬧！侄女聰明，記性特好，什麼歌都會唱，有些歌詞我已忘記，她都記得，她一唱，引起了我的共鳴，於是，滿屋子的歌聲笑聲，鬧哄哄。孩子們戲稱，三姐是個女高音，大家笑得更開懷！遠淑侄女在我家並未閒著，她的針線活兒不亞於「裁縫師」，幫我和老伴兒各翻縫了一件絲棉襖，綢裡、綢面難度大，但她做很好。還幫我縫了一條棉褲，侄女心疼我，怕我冷，把棉花鋪得厚厚的，誰知南京的冬天並不很冷，我一直沒穿這條老厚的棉褲，放在櫃裡卅幾年，前年我才拆了改成單褲，細細密

密的針腳注滿了對姑姑深深的親情，好難拆啊！線棉襖的絲棉，早已不穿了，放在櫃裡也卅幾年，是個永久的紀念。

時間過很快，遠淑侄女把她的小侄孫帶到能上幼稚園了，大侄孫上小學了，認為任務已完成，便堅決要回鍾祥，她歸心似箭，誰也挽留不住。回去後，仍上老年大學，參加居民段活動，盡義務做好群眾工作，生活充實，有價值，有質量，過得陽光美好。

歲月不饒人，侄女進入七老八十的年齡了，她選擇了鍾祥民政局辦的按摩醫院老人公寓安度晚年，在信中向我宣傳，說公寓環境優美，設備好，朋友多，快樂多，很滿足。她經濟條件較好，請了專人爲她服務，應稱護工，她們稱服務員。此人無丈夫，僅有一女，遠淑侄女供她讀書，培養到工作。

大概是侄女九十歲後，不幸跌了跤，只好在輪椅上生活。二〇〇二年夏天，我和孫子在荊門大姑娘家玩，離鍾祥不很遠，我真想去看望老

侄女，無奈，帶個孫子不方便，未去成，僅和她通了電話，誰知這竟是最後一次聽到侄女的聲音。去年，她侄女少華在電話中對我講：姑姑沒有病，只是頭腦有時不太清楚，她已辭退了服務員，由她護理姑姑，從服務員手裡接過姑姑工資卡，上面竟分文無存，全被服務員貪污了，人心難測。

今年春天，「南理工」的族孫媳在電話中告訴我，姑姑年初仙逝了，四個侄女從各地趕到鍾祥，把她的後事辦得很好，骨灰葬在當地。我聽後雖感嘆，哀傷，但並不震驚；因爲生死是人人免不了的，何況遠淑侄女已走完了她九十四歲的人生旅程，該休息了。

遠淑侄女是奮鬥光輝的一生，她一身正氣，無愧無悔，是親人們學習的好榜樣，永遠活在大家心裡。親愛的侄女呀！願你一路走好，永遠安息在鍾祥大地上，與綠水青山永存，與日月同輝。

永遠懷念追思你的 芬德大姑 2009.9.1 於南京寓所